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三

門人李春叟編

序

淳祐重脩南海志序

志州之土地風氣莫先於表其產之良以矜式
生乎後之士此一書大綱領也唐賢相起炎方
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最後得劉瞻于湟
是時閩聚猶未有此然皆竒拔於支郡筦府以
廣名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疑又遲三一百心哉

菊坡翁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乎使走
半萬里莫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
節可與百世是邦宜有紀載以俟太史氏而久
焉猶缺帥方公大琮檄張君雷震曰立聚不脩
且四十年矣郡文學爾職盍討論潤色之廼視
故府延問老成人分授以凡例使各以其見聞
述然後合而參訂是正焉壅䟽漏初誕去實存
又布之衆使疵瑕咸以為精當乃已南國一大
典獲寓目其成何幸余何敢涉筆其間乎惟廣

素號富饒年來浸不逮昔而文風彪然日以張
雖蕉阜桃林之墟蠟田蠓窟之嶼皆渠渠齋廬
幣良師以玉其子弟弦歌瑱相聞挾藝待試上
都者數甚嗇每連聯登名與中州等惜人士重
於簷笈遠遊所以發其身祗鄉舉一途故仕進
者鮮雖然中天地而立為世所珍必有卓然殊
於流俗者窮達不論也匹夫匹婦以一行稱于
鄉皆可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愷節來南
前後凡幾清名媿政照圖牒有幾人使仕此而

州志之觀其孰無強為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扁兵賦之額烏獸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淳祐七年四月朔職方氏李昂英序

方帥山判序

吾儒本領在所學而發用在所筆心正則筆正矣平居辯經疑破衆史百氏誤以祛天下後世惑此筆也其至外服則鋤惡東姦卹窶伸枉片言分兩造之曲直此筆也時有用舍用有內外而所學所志無不行方公藩嶠南晨出聽事吏擁連牘牛腰然森立庭下次第而進不竟不已晏且暮不知也落筆繁千言原情據法必曲必盡雖刑之奪之無怨第一義則厚人倫美風俗故道化孚暢所部大治一判出佐屬爭手抄久焉所編鉅廼彙分而梓於寄來者稽焉知學校兵防財計之本末與炎人之情偽習尚能推行其說流惠益遠矣公治廣之懿固不專在此而五年目力心思大槩聚於此泯沒可乎判可稱

者唐香山我朝武溪然拘牽儷對或未能盡寫其意公之判幹旋頓挫隻字不苟真可為吏師世方纖巧詩詞新集捷出在在有真可譽詭此刻皆及物實功不腐宜哉

西疇常言序

孝以顯親為大先訓之善而世無傳為子安乎立言如河汾猶不免六籍奴婢之譏有福時分宗辯類至今膾炙人口盱江何公坦憲嶺東折姦洗貪風力凜凜難犯余以塵民見則溫其和氣有古君子典刑既一紀過凌江涂之人多談郡糾賢蓋其子鑄也捧公所著常言來試閱無艱深可怪語誠如所編其書者參以聖賢儒先論議則愈讀愈有味學焉治焉此其紀綱於世教非全無裨不但可私藏家淑後而已糾曹睹手澤愴然謹布於刻昌其傳繇是心而克其公其廉其勤必能率父道矣或謂韓筆獨步有唐雖根銀之癡而書不坐是廢也噫千載所共師尊如昌黎代能幾士稍出其類平生學力豈盡

無所得他人且嘆雞肋矧必箕必裘而忍高閣束之耶有是言西疇未必聞有是子西疇將不朽糾曹可謂能顯其親矣孝哉孝哉

擬游忠公鑑虛集序

君子立言不獨以書傳也苟於世教無關於人國無裨不過組篇鏤句落儒生口耳雖或可託姓名以不朽而萎然無復生意矣子雲遠於玄不如更生攻外戚一疏子厚雄於文不敵昌黎論佛骨一表蓋其言用舍係當時安危千載下

猶使忠臣誼士聞風而興起尚論古人大節焉先不專在言語文字間也果齋游公年少長負奇節在東西州為名進士官幕府時騰書制總條列戎情民病自立已崖然孤高紹興癸丑以小朝士言五事首曰隆孝德反覆推明天理冀感悟上心且謂退宰相不以禮給諫論駁不行姜特立不當召入陳源不可親信明年夏五籟天乞車駕省重華辭皆激切乞先以身膏鈇鉞踰月國有大故上下洶動公折簡忠宣趙公趣

斷大計寧皇以太后旨履寶位人心始安多公
力也然侂冑浸用事公屢諷忠定早為計不能
從朱文公去國復抗疏乞留積為權姦所忌忠
定被逐公即丐郡歸言者指為黨魁至誣以從
吏異圖將陷竒禍幸抵罷免久之以薦得利路
節逆曦包禍憚未敢發密謀代之公聞亂髮植
眦裂遣子若友約制柵諸人起義貌無不應者
賊勢披猖人為惴惴又不肯避吁其瀕於死者
幾矣方忠定秉國最為雅故僅班六院且閱月

十有九日不遷嘉定更化異時號偽黨者皆超
擢不次公力請掛冠而得祠諸賢言狀纔進一
秩夷攷其平生出處未嘗希進至於遇大事敢
言臨大變不怵死生禍福不入胷次蓋愛君愛
國發於至誠無一毫邀譽之心諒乎其為忠也
余昔參滇蜀見公之子景仁期以遠器薦之力
歸老海瀕景仁時時相問如一日比走書來示
以公遺文俾序其元余老矣思涸筆枯恐不足
以發潛幽張芳潤竊謂文以氣為主猶林茂而

文溪卷
影稠鐘巨而聲迥非可強而致公從諸老游學粹養洪充之浩然可塞天地筆下流出自無軟腐語詩律尤老勁深詣理妙如世荒耽齊等士弱同楚囚群狂儻未杜誰正君心非靡靡工雕鏤何益真儒事頑裏訂身三昧得蒙中養正一心虛等語亦非顰呻敲推輩所能到也景仁紹定間以直言不合去再入論思愈峭拔不詭隨忠公教忠之訓不孤矣王晉公謂吾不作兒子必作納君於善者有後豈誣也哉公字子正鑑虛其自號也

代李守作柳塘詩序

士處沉鬱頓挫之極不能無酸楚憤激之辭三閭大夫醉濁一世長沙太傅溷視餘子豈惟貽媚流汙著此宵次適自累耳達人大觀等是非於夢蝶悟禍福於塞馬行廢委之命公論付天下後世未始怨天尤人幽圉重爻圍厄絃歌浩如也故履患難而安柳塘陵君守興寧如子思罵賊如顏杲卿羈窮重困吐不平之氣於詩累

累成集覓余着語余謂陷賊中復棄官流落蜀
湘間繫臺獄貶黃斤惠徙海外氣味畧同然感
時寫物之章則皆渾涵隱婉襟期軒閎可以遊
造化狎宇宙毀譽榮辱眇不容滓高矣哉余敢
以二賢之所養廣柳塘之見

代李守作汀郡諸寨圖序

閩寇根汀蔓邵禍於毗最烈至煩朝廷顯大闡
調大兵余扈戎環其境則山嶺劔鋸戰人睫湍
怒戟聲聒人耳雖激譽繇吏不良亦風土致然

安平時猶有桀孽數其間兩郡北壤舊各列岩
卒籍虛援遙猝遇劫效莫能禦招捕陳公以邃
猷竒略鏹凶滌穢一道晏澄必欲長杜亂萌迺
探狡窳俯臬巢分築營堡而軍其壯悍者度地
適遠量此多寡使氣勢連屬相應如常山蛇樓
鼓逝鳴鎧仗齊出鼠輩將無所容蹟慮亦永矣
是役也清漳判佐陳君乘之危其事觸熱履險
不畏勞募士必好身手劫柵皆竒面勢月閱三
以竣事告余得其圖觀之喟然曰賢者立大規

一
漢書卷三
模可利百世亦須強敏人任責乃克辦韓魏公
招關陝兵有屬官薛向乘傳料理今元戎傅君
此行蓋不下薛也吾郡蒙成實多喜而筆諸帙
首

送潼川憲胡元琰序

君所命臣所敬致其身而已矣士見理明而後
臨事果惟知主恩重而身輕國事重而家輕名
節重而禍福利害輕故犯可畏辦至難而安蜀
之將壞也名家豪族橐百珍航千指下瞿唐惟

恐臯不幸而蜀果殘親戚墳墓便如隔世始而
悲漸而怠久而忘結屋訪田姑東南乎寓亦其
勢然朝廷勤西顧往往擇才於其土使就經理
自是無隻輪敢向難於上青天果然邪胡君景
玉蜀於產柳於牧已脫產地久樂郊夫誰不懷
其安乃逢人感慨有申包胥必復楚意天子壯
之命綉衣仗斧使于潼即奮然杖而西豈計穴
中虎子豨儂桀橫時余襄公帥桂奏曰賊在東
而徙臣西詔經制廣西東盜賊即疾趨南海蓋

勇於赴鄉國之急者君是役畧同而所遭艱余嘗一接論議為人膽畧必能負擔問之蜀士謂厥居孔道大盜幾過門皆相戒莫敢犯數千里瓦礫突然曾靈光德於人又可知西人望之如父母君視之猶子弟忠聲義槩豪傑作興必爭出死力救井里折哨騎全蚕叢將有吉語聞孔明盛心處在開誠布公臨分特為同志贈

送趙新班崇垓序

我朝恩公族厚度越古先計偕寬其額科級升其名闕簿先其注至於薦狀登格而後易京秩則儕之庶姓何哉蓋繇此等而上之外則郡守部刺史焉內則為郎為卿為公無所不可者任益以重係生民休戚益以大故必嚴其所從入之途使自砥礪職業以求知於其長而恩不得施焉祖宗之意何其深長也宗室子落南海僅數十其英英者崇垓以唐身言書判選觀其人皆卓然優然第進士二十年始通金閨籍積其所至治最以得之非若世之假權力脅人以薦

已者將西候班見余知其可與為善也勉之曰
富貴如浮雲俄頃變滅名節則日月也可千萬
古光明漢宗盟有為宰相者人雖齒牙之不得
更生列九卿而諫疏鯁鯁至今不朽吾子自此
升矣請擇於斯二者

送陳公儲序

名容所齋

孟子謂士之豪者異於凡民何謂豪浩然之氣
之充也餒其中而放於禮法之外若晉之人是
反中庸無忌憚也焉能豪陳君公儲才氣豪一
世百家九流之說無不通古今天下事事物物
必究極所以然長章巨篇傑壯竒詭酒酣氣張
急取墨汁作千萬丈龍於尺素間雲蒸雨飛天
垂海立騰驤夭矯幽恠潛見疑前身豢龍氏役
風馭霆盡護角鱗之族故能逼真如此所至相
追隨多可人而學之所到心之所存人未必盡
知之蓋抱負偉而志未信政屈賈沉鬱無聊時
方汗漫塵表有軒軒自得意胸中定力茲可驗
矣詩焉畫焉託焉耳一日我知得與朝廷大論

議䟽上累百不止即走筆作歌行手也其豪為
剛擁百萬重兵止旗鼓分合之塵陰山之北纓
單于頸凱還玉門關即解衣盤薄寫龍時意思
也其豪為勇豪之裨人國不細狂者進取聖人
所予或以是歎余於斯人敬之深其將如京師
而來別也語之曰君當遽伯玉知非之年而克
已功夫過之愛助何言惟勤飯以厚氣之豪踈
飲以壽氣之豪

送周士元序

貧無以養賜也傷之菽水盡歡子謂之孝士之
身於貧甑釜塵簞瓢空安處而無求焉固也若
夫半菽不充親無歡顏未免皇皇奔走以追斗
升豈獲已哉余館清漳逆旅邂逅寧德周士元
問其來愀然曰雙親耄矣鉗無儲粟不遙千里
將控諸誼人而未遭也樂歲聞之人仰事不足
之嘆不覺涕下執其手語之曰子處人所未嘗
之貧而為人所不能之孝因至貧而至孝著焉
使子有二頃田侍兩安輿庖猩熊裘狐貉以順

文溪卷三 十三
適其志則子之職盡而孝之名何有是如臨難
捐軀而得忠義名非幸也夫孝者誠之發誠至
則天通地感况人乎世固有擁厚資家垂白猶
健以備甘旨之奉者見子之來必忻然同志舉
千金以賙子身美官戲絲娛侍以遂祿養之志
者見子之來必懽然錫類輟三釜之餘以贈子
子姑持此誠以往必有誠於孝者應如膠漆如
符契矣子其行紹定庚寅月正李昂英序

送循州余法仲宣之官序

幼學壯行一命皆可及物三尺法係人死生忍
背所學惟上官喜怒徇哉余少日游泮與余仲
宣為最密友淵乎其醞籍精乎其踐履真可嚴
敬短窓孤燈話到夜半每謂我輩得行所志必
惠利生民焉先余仕媿前君後十年決科又四
年為循陽法掾天將大其任故厚其養如此余
以著局歸班即扁舟送過靈洲臨分曰殘夏當
之官子盍言余應之曰疇昔所講論仕以行其
學當官奉法無高下其手有不平必爭爭不得

則去是即他時定大議臨大事之推自諉官卑
纔一事放過將終身悔其何追國朝嶺服人物
祇說二公襄自君家好樣菊坡遠業亦發軔於
梅仲宣勉旃

送糾曹吳雍之官序

自于公以治獄興其門世遂有故縱以覲覩後
福者君子不可無辯也夫于公謂未嘗有所寬
者曷嘗以有罪為無罪哉特不以無罪為有罪
耳笞其當笞者墨其當墨者大辟其當辟者至

盡得其情實而無枉雖戮其身而無怨事事皆
然其為陰德已不細有後宜哉故罪疑惟輕可
也事白而出之為惠茲宥過無大可也故犯而
釋之為黨惡存心過於寬固盛德事然殺人者
獲免挺刃必交於途奪于貨者弗治剽攘必紛
於市姑息於一二貽害已千百惡人多幸而善
良懼如此而能昌其子孫天意殆不其然鄉大
夫吳公純臣溫厚有古人風祥刑于嶺之西以
恕稱子雍是似且甚秀爽來訪于文溪之上且

別焉問之何官曰新糾曹又問賞之逐瘴之犯何也曰初心欲有所平反以成先志耳余嘉其志而贈以言曰吳氏父子視于氏父子官崇卑不盡同而再世俱典獄子惟清惟明惟平小大之獄本其情無以私意有所重輕必身享駟馬高蓋車之榮矣

送判縣楊侯汪中入京序

公論消長與世道俱大道之行也夫人不失其是是非非之心之天豈惟大廷賢不肖若白黑閭閻之匹夫匹婦好善而惡惡皆斷以理之正不以一豪私意參其間汙世反是以大忠為大佞以至廉為至貪士窮達有命焉寧以是休戚而關於人之國大矣菊坡先生老于鄉余與楊侯日撰杖屨起居言動必見必聞縋城罵賊同部入幕侯清白於冰玉有關西夫子風天知之先師知之宰廬陵之政若士若民安之平生壁立萬仞不稍下賣菜傭飛語蜂起或者竟投杼焉夷而跖之涓而涇之他日不能平侯謂官職

儻來耳泰然不以帶胷中所養未易涯也貧驅
復入京余送之江皋曰朝廷清明公論自定不
疑之金必有能辨之者侯笑而已侯名汪中

吳華門杜詩九發序

草堂詩名輦商評盡矣反覆條論為一書者蓋
鮮莆田吳君深思覃句中意索言外尋音響泝
脉絡舉綱目工部胷襟氣象模寫曲盡皆前人
所未到余味之雋永深嘆其用工之精戶掾余
君得藁維桑捐金鋟梓蓋深於杜詩者謂是編
不可無也足未萬里途不讀萬卷書莫讀杜詩
信哉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三終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四

門人李春叟編

題跋

書胡致堂叙古千文後

文定胡公潛心春秋四十餘年而後徐出其說
致堂其親傳故筆削皆有法叙古字凡千不重
雖飲席間談笑成之而上下數千載關繫大處
包撮略盡與君昏主之理亂哲佐悖臣之功罪
吾道異端之正偏一字森嚴百世確論不但可

以習童稚而已古千文猥陋不倫乃盛行於世俗蓋未知有此作也其書一經朱文公表揭遂傳廣帥宗公慈里兩翁之里學兩翁之學既梓之衡陽又梓之廣之泮宮自此流布天下人得諷詠有功於人心多矣南嶽之高南海之深不泯不磨致堂之心淳祐十年月正元日後學李昉英書

題章公權進論藁

金珠珍矣飢寒不可衣食則適用莫粟布若也雄深崛竒之文自鳴一家人爭寶之價誠金珠矣使非切於時無裨人之國亦徒可玩而已矣讀章衡之進論辭氣平暢若不求工於文者然論古成敗商今利害實可見之施行其日用之布粟歟世之舍金珠取布粟者幾人耶毋恠乎天下之未平治也

題鄭上舍玠大學策藁

士試於有司曰時文志於得而已鄭君對策天子學乃極言天下事皆有關於君德有裨於世

道方鯁論崛起與國論爭鋒禍且不避寧得失
計耶曾中所存定非尋常諸生拔尺寸比是真
不負皇朝淑養之意衡文者拔其尤則公論猶
未泯可為斯文賀君其堅此志勿渝厚其養勿
餒大建立於世垂聲名無窮毋使人曰此徒議
論之士吾黨所望也嘉熙庚子四月

跋許廣文一鶚廷對

士初試大廷多未脫時文氣讀許孟紳對藁體
製全似奏疏首排李清臣葉祖洽媒進阿世條
陳切時病而言甚直雖屈第七視紹聖初力詆
元祐諸老竊榜亞者相去霄壤均為莆產氣稟
自不同然歷攷國初以來三百年間名公鉅卿
由第七人者絕少若有所待勲業與名節俱不
朽深有望焉孟紳勉之

跋清獻崔公手墨

嘉熙己亥某在著庭清獻崔公自南海寄書來
別紙如此公拜集賢相天子遣中使踰嶺趣行
且賜金二百兩治裝蒲輪日在門而公之病已

深矣累疏力辭始得請以金付武臣鄧祖禹護
納內庫蓋公帥鄉部時祖禹實為事務官所以
委之也此役他人所難而祖禹不憚勞費似知
慕獨樂園之守園者亦可尚也偶閱公手澤俾
模刻而藏之淳祐五年元日

題菊坡水調歌頭後

萬里雲間戍立馬劔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
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
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 對青燈搔白

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蒲澗清
泉白石梅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
夜歸夢到家山

右崔清獻作

清獻崔公劔關賦長短句卷卷愛君憂國遑
恤身計此意類出師表雅趣欲結茅廛嶺邊
一琴一鶴繇湘桂歸南海竟不得踐綠陰青
子約然幅巾藜杖徜徉老圃寒花間十有六
年晏歲之樂不減洛中耆英也好事者揭此

詞山中惜非公手跡某敬以所藏本授橫浦
校官賴君棟使刻之文獻張公始鑿嶺路而
未有祠着公同龕為宜此則地主事非過客
所得專也淳祐六年三月既望門人李其書
跋菊坡太學生時書藁

此清獻公初入太學寄其友林介仲書也吾州
去在所四千里水浮陸馳大約七十程士以補
試雖登名猶未脫韋布也故稍有事力者猶勞
且費之憚而尼其行寒士又可知矣公奮然間

關獨往一試預選隨取高第平生勛業名節實
賢關基之長短句有人世易老之嘆必期三年
成名而歸書所云云立志已卓然不凡至於述
齋舍之費頗悉聞其入京參齋時皆朋友相資
助故書報之詳貧者士之常公之貧有人不堪
其憂者處之甚安所以富貴不能淫而清白照
一世也林介仲名介增江老儒者生沒在公之
前後人不能寶有此紙轉落士人之家某近始
得之公以歲庚戌入在膠庠庚戌而此書出若

有數然外姪陳某往試橋門持此授兒子守道
守道亦就試且壻菊坡之門公手澤宜歸之淳
祐十年二月朔

跋節愍王公行實

舍生取義所欲有甚於生者平生講之熟故臨
難處之雍容非猝然勉強能之寇之犯益也節
愍王公翊以議官權宜肘制置使印收燼兵支
孤城野戰不勝巷戰又不勝然後徐結纓而入
于井此他人之責而身之不避壯矣哉先是菊

坡崔公貽之書曰一段冰清萬仞壁立竊意公
平生忠義自許惟菊坡深期之其子閻募死士
赴難道遇寇且鬪且前創甚偶不死今為東莞
丞遂得見公行實與守城日記風節凜凜使人
慨慕且三嘆菊坡知人之明淳祐辛亥冬至文
溪李昂英書

跋鄧運判柝行實

始興人

嘗聞耆老言桂漕鄧公平寇事英氣奧謀不在
杜杞下老檜欲啖以美官使摧殘謫客則崖然

正色拒之士志於立功少定力公則將之以學
故能不為勢利所移高席於上書布衣中識拔
南方一傑可謂無遺才矣淳祐八年八月二十
日

題循陽通守黃必昌大學中庸講義

吾友黃京甫主濂堂日沃諸生宵次以大學中
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
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
處如良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

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乎北溪而根抵乎考亭
者為後學之益多矣京甫循循修謹人一語不
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
已然士之講學豈惟獨善要推以澤民利物與
上官相可否毋有所恐懼見義必為行之以勇
又持此書判千里矣勉之哉淳祐九年六月二
十五日

題諸葛珏北溪中庸大學序

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

之游文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帥
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彩務切當
於理義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別駕諸葛君
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於梓嘉與後學共
使之繇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
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功夫可
循循而詣矣余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
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淳
祐五年三月朔

跋西山真先生送李教桂高序

士生遐陬學無名師誦無全書得於氣稟或秀
而文職教者復不屑誨士習日降而庠豈顯士
之外哉莫遠於蒼梧有陳欽明左氏為博士眡
閩歐陽詹始舉進士且先數百年而恩人士至
今湮晦其間豈無瑰竒不模不範無以玉而成
也溫陵李君茂先繇膠庠登雋科以先正嘗教
授于恩勇踐前志達尊真先生有言侈其行勉
其以實理淑諸人以實學充諸己蓋厚於其偏

方之士而周於望當世之賢皆樂教英才盛心也茂先可為師者而溫知不廢青衿叩請洪鐘應之學者能心契意領矩步規趨固無異登西山之堂而親承謦欬也異日卓然以道鳴世淵源蓋有自來者番禺子弟遠從胡安定游恩之士坐聞長者之餘論幸矣亦可見先生之言之教所被者遠矣敬書謔後俟樞趨墻仞而質正焉

跋陳侯贈曹貢元士圭詩

儒將雍容氣象與武夫不同孔明七擒孟獲而卒縱之非力不能殺不忍耳總管陳侯以文武兼材假右科發身策勛北垂浩然賦歸澹如也汀畔憑險裒亮天朝起侯付以外閫撲屯蜂蹂聚蟻叱咤頃耳尚欲招致而生之涵澄一意宇宙並量筆之詩章布宣盛德視競病之句陋矣安得渤海解刀張嬰面縛刃不血而功全此詩季將軍一諾也曹丘生善游揚之紹定己丑良月朔

跋第二首

手劔要盟曹子也望轍眠旗亦曹子也磔寇阻
兵曹君士圭請于郡身蹈狡窟曉以逆順禍福
此舉甚誼而壯陳侯延之玉帳間從容札所為
詩以贈空巢成禽之句非戾拊柔之意蓋不執
安之之說而廢勝之之畫此正元戎高處萬一
罷黜怙終罔悛則兵其可已乎夫苟不可已也
則曹君又將移其前日之憑軾口伐者而橐鞬
相從矣此詩旨也

跋魏鶴山贈醫者曾貫詩

宋清氏以子厚傳之聞姜大中以轉物翁詞之
著二醫皆工已疾而不祈人之酬者也長洲曾
君客五羊大書其門曰病且貧者診乎我藥施
之是不忝鶴山贈句矣淳祐甲辰仲春

跋魏鶴山題尹商卿自信齋詩

伊川先生曰孔孟之門人不敢信已而信其師
之說朱文公曰信者真知其理之如此而無毫
髮之疑也尹君試思之

書杜去非所藏西山帖

西山嘉與人士接遺墨落四方最多杜正甫所藏帖則許之深勉之力其人蓋可想而知也

跋錄曹吳雍所藏鄒南谷書墨

樞密南谷鄒先生名德穹博海內人士所宗垂五十年矣平日於一字之褒不輕與人春秋法也曩由夕郎拜帥西廣南海吳公純臣古君子人也以憲節同寅其子雍寶藏乃翁所得先生書所得褒語則清通仁厚而已辭甚不費而曲

盡繡衣公平生所為士大夫作時樣書尺頌德或繁百言觀此可少媿矣吳氏子資稟穎特於此四字克肖而齒方少里人李昂英為先生門人輒發明言外之旨曰清也通也厚也皆仁中有也宜益克已使人慾淨盡天理混融以全吾固有之仁所到豈易量哉先生聞舊同僚之有子必亦喜淳祐二年五月望

跋陳光庭所藏蔣實齋遺墨

細數在世繇科級梯貴顯凡幾能全節始終有

幾容容溫飽固不足筭乖初心而謬末路良可
憫惜方老奸擅權以區區官爵籠天下士鄙夫
爭吞炭為啞以媒進取一世習熟謂敢言為狂
安齋蔣公始召忽大聲長鳴於仗馬間贖者愕
默者愧正論命脉賴以挽回其憂時愛主之忠
甚至於病且死不渝也科目得如此士庶亦不
忝陳君元實布衣時登其門最久而密貯遺墨
盈幅讀之凜凜猶有生氣元實今尉增江甚公
甚廉甚恕使家稍抑之群邑人叩臺府乞留非
術駢利誘使然觀其字與公之名齋同益信端
人端友平日相資講切皆實理也百里人心德
之不忘其實學功用小驗云嘉熙戊戌臆

跋吳都統所藏菊坡先生帖

清獻崔公護坤維晚必自出伺烽火至報稍急
輒通夕不寐思所以應乃心無頃刻忘邊憂也
指縱諸將每手筆駟以授情通如家人而人樂
為之用都統吳侯彥公所識擢薦之之詞曰宣
力邊防輕財得士卒心介胄之士才且廉世不

文溪卷四
十三
多得公以清勤身帥之驗也是時全蜀如金甌
無少玷缺續貂以狗而貽禍遂至於不可救藥
吳侯久已擯去流落天南邂逅共談西事慷慨
憤激有老馬千里志歸斯人于鄉國使經理殘
碎地豈不愈於用新進輩哉同時有李侯紳受
知於公後以死節聞公知人之明類此故併識
之淳祐三年良月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四終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五

門人李春叟編

題跋

題潛守黃連傳

雪嵒潛君起傳黃連以其味苦而能愈疾猶言
忠而能救缺遺也然苦易厭忠易踈古今同一
病此佳傳可藥天下後世豈但體物游筆力而
已哉予嘗謂黃連最甘舉世莫曉蓋不適口頃
刻耳為身已安非甘乎物之甜人其害有沉痾

不可療者非苦乎日昃不暇食文亦勞止終與
民偕歡樂玄宗末年聲色豈不大快意卒不宴
于蜀明驗可睹夫君心苦身苦學苦行苦其性
黃連其氣味黃連寧自苦而欲遺世以至甘故
言尤苦必有持是言進之上者國脉庶其有瘳
乎唐博士嶺南貢密策詩曰政恐無裨益所出
非和平上林寧少此下箸安可輕在惠陽作也
其忠愛深矣黃連傳惠陽所著二篇政堪作對
跋潜守治獄好生方

治獄好生方雪岩潜起所製也方所主者一曰
仁其用有三曰研之實辨之白決之早余始讀
之意其如世醫雖能處方未必有真見定力能
察脉投劑也南海值厄運漕丘迪嘉攝帥尉陳
知章攝倅以殘虐為能以多殺為功時號大小
屠伯虎噬蟒吞俘平民為寇累累血刀机繡衣
陳公均久知君檄之詳訊凶人方扇威焰脅制
同列或勸君引避可以免君奮然曰人命至重
但平心賭是已之禍福利害在所不論乃躬審

文溪卷五
二
問具得情實賴以更生者十九與唐眉山序蕭
師顏明興元獄非叛活數十人事頗相類人始
服君有活人手能用此方矣既隨試效不得不
廣傳

書菊坡先生蒲澗生祠記後

端平二年二月二日廣人奉菊坡先生像生祠
之先生拒之峻不能止也衆屬參預弘毅齋游
公侶秉記筆文絕竒偉先生戒毋刻尤力蓋謙
不肯當吁先生騎箕尾去矣餽使劉公克莊始

入記于石命其客鍾大鳴視工以淳祐之元中
元後三日立先生所以惠其鄉國人所以尊其
老來者有稽焉游公之文也抑劉公之力也菊
坡祠二在蜀仙遊閣劉後溪贊之在南海之蒲
澗劉後村碣之鋪敷大賢者盛德垂之無盡兩
劉氏之意俱豐而後村慕前脩於既往勤勤焉
非利而行之此則過人遠甚邦人士謂宜識俾
先生之門人李昂英書

書瀧水趙宰汝軼生祠後

端平二年二月七日狂卒曾忠嘯衆突南海城
余繼出行其壘且周曉以逆順禍福群亮帖聽
遁而西又四年讀瀧水民立趙令君生祠記而
後知賊據古端日康之人太恐瀧境內鮀黎獠
假防縣為名鳴刃譟庭下令從容折以理即解
散去時菊坡公帥鄉部如此好漢惜郡將不以
聞余方在幙府實負蔽賢媿趙君有靖百里功
未嘗口微邑人載之碣殆不傳今士大夫幾大
樹將軍刻宗室子君名汝軌敏才而力學所至

有政可稱南海李昂英書

書士友張德明擁書樓

余友張君諱允迪字德明奇偉士也自言出曲
江文獻公派嘗都城共邸見其挾冊竟晝夜吟
不輟心甚敬之無何挈入壁流齋房就訪焉則
壁橫墨本二大字曰擁書蓋菊坡筆也謂余曰
某不才辱鄉達尊不鄙夷其敢暴弃而戰其藝
南宮輒北挽就西廊試入前龜迄不肉食余來
寶安登其藏書樓二大字宛其舊識而故人隔

世久矣為之愴然且仰嘆大老先生樂與後進
惜天不壽斯人少副所期也其三子斗文翼文
光濟皆力學克支門戶皆與漕計自此能刻厲
以成先志則德明猶不死也勉旃嘉熙二年六
月二十二日

書胡侯竹巢七思集

細誦胡侯大學七思之作迎駕謁殿之篇其綱
領與君之仁所以教育我師之道所以作成我
功與天地並蓋終身受其賜如之何勿思侯去
壁水幾年而卷卷然形之聲詩視世之羨富貴
而忘蠶鹽者大逕庭矣茲牧千里將行夫子之
言以澤天子之民推廣其所思則天下有溺者
飢者皆在吾念慮中侯必勉之寶祐三年七月
二十三日南海李昂英書

題劉潯州必成三分集

嘉熙丁酉秋余被命衡文貢闈右科中得一奇
士揭之解首則劉君必成也明年君廷對魁其
倫又十年以清潯使君寓南海始熟其標致論

議競爽可人與其所為文不異而吟尤工豪逸
雅澹兼衆體題所編曰三分取東坡戲郭功甫
語也謙退不自足如此進未易涯雖然世有擅
八义之才而他無可書者器識先而文藝後也
立身行已當如前輩所謂八九分人推以及物
必寬之一分君所學所志盖有余所期望者不
但進於詩而已

題鄭宅心山居藁

余乙酉與鄉老進書鄭君宅心由東廣漕闡舉
名始聞未之面也嗣歲識之于期集所邸寓又
相隣日夜劇談不休盖博物而多藝者又十年
四月邂逅爛柯山喜其詩益工相與道舊留三
日而別未幾以死聞同榜中如斯人豈易得哉
君之弟宅仁收遺藁得數千首將板傳之可謂
篤友于之義矣佳士不可作同年多凋謝拊卷
悵然淳祐丙午

題危志仁恕齋詩藁

四躰具而為人而夫子所謂成人異於是則知

杜子美詩成溢鬼神之句非成章之謂謂功夫到成處也廬陵危容孫出家尊恕齋吟篇句而琢字而鍊興高而味長一讀知為老蒼輩庶幾于成者此足以成恕齋名矣奚必仕

題三衢陳大經詩卷

陳君自號岫雲所以寄蕭閑之趣非以是狀其詩也而澹乎物表納宇宙之大於胷次吐之成韻自然清絕不塵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必有賞音如昌黎翁者淳祐八年八月八日

題節推張端義荃翁集

士行乎患難可以驗學力所至深淺苟聞道矣雖瀕於死不變有飽雞粥鼾睡以湏者羈困旅逆又焉能動其心姑蘇張君端義以選人三上書帝閣最後書言寂狂端平明裡雷雨時也天子憇之僅于韶以置乃得與監門俠謫所隣老矣落南依敗屋然破釜竹榻紙衿淒其誰堪而顏丹如氣虹如不作顛顛無聊狀其詩累篇骨處實眼處恬峭竒而非怪含婉而不怒多從胷

中書流出他日將與名相久遠而後知數年數
千里外所以充充然自適而忘秋風蓴鱸之感
者心寄於詩也或問离騷荃喻其主而君荃翁
號何余應之曰荃香草也特寓焉以自別於資
菴輦耳周大君在上楚莫非臣是於義無嫌淳
祐三年重九文溪李昉英書

題鄭南瑞礫鍊集

鍊隨取而有人得而凡之然極其至精有天下
至瑤不能當者一劍而敵千金已珍矣一鼎而

壽國且千祀誰得而價哉聞鄭君南瑞標所業
曰礫鍊自謂其文如鍊藏沙礫中俟淘鍊之工
而未遇也意則甚謙矣鍊亦豈易方耶能堅其
志剛其氣學成而器於時則腸焉宋廣平面焉
趙清獻可不朽百世彼錐以刺硯以磨徒欲資
筆舌錚錚旦暮間君子不貴也返其行卷書以
厲之若曰鑄人則予不敢淳祐三年十一月一

十三日

題郭景舒梅堊百詠

暗香疎影一聯出梅孤山和靖成三高蓋工之
難豈多之貴耶郭君蜚卿頗有王謝家子弟風
嗜於詩酷詩於梅獨富趣尚殊不塵然年盛氣
銳往往成之易出之早才性固自佳特未逢好
師友砥礪礮磨耳歲月益宿推敲宜益苦華收
實在潦盡石見觀舊作當自知郭功甫自謂一
世豪東坡於其詩纔許三分蜚卿能勉用力將
不止此家數淳祐二年七月文溪李昉英俊明
父書

題鄭宅仁詩藁

詩詞雖寄興寫物必有學為之骨有識為之眼
庶幾鳴當世落後世不然是土其形繪其容望
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敗矣余識鄭君宅仁已
數年今見其近作如此君同年之弟也愛而莫
之助可乎淳祐六年三月朔

題趙公玉新昌紀詠

澹庵謫仙人一疏請尚方劒前後三十詠始落
南荒公去新幾年仕宦新幾人傲其數而詩惟

一趙公玉蓋勇於步趨前脩者詩寓焉耳

題彭昌詩下車錄

下車而揖戴笠此布衣交富貴毋相忘之約耳
若夫一言而善介卿下堂一字之工大尹駐馭
前達之賞識士不必舊嘗半面也士有安窮閭
而陋結駟竒飲市而傲召輪又曷嘗汲汲焉覬
貴顯者之一顧盼哉窮達不足以論士新故不
足以論交所以意氣相與惟其人而已人如彭
君昌詩所至誰不倒屣誰不下榻帙此以謁諸

公庶幾他日一邂逅雖似乎贅視世俗所謂雲
萍錄泛泛然紀載則大異矣余方耕釣文溪上
效東坡雨笠曳屐則軒渠甚適乘車駑榮途者
甚多矣君必欲頽然山夫筆其編甚矣其迂之
過我也淳祐十年四月既望

題鄭寧行卷

雲峯所為文曾經真魏宗工指教既數年矣筆
力當益進必不止是編恨未盡見也

書趙經幹彥捍自鳴錄

趙君禦賊龍川余方闔戶恤居不得耳顛木逆
卒犯城以後事則身其間歷歷猶在眼也是時
肉食者爭藏深遁寇退亟呈身從而論功者
亦衆矣君入與毗富道兵偕自言沂韶溪趣之
來援似權以濟事而心未暴白於人竟為法受
惡朝廷徐知其無他過賜之環訪余出一編曰
將持此鳴其不平請為我一語以證余生平不
解絕物而筆不逐世情君異時督捕誠有跋履
之勞今自惠來此邦人士相唁問不絕于館亦

必有人心未能忘者是則可錄嘉熙戊戌成牘

書方右史請田知白作濂泉堂賓書後缺

鐵庵翁常云是邦老成人無踰田知白者聞其
壯即厭科舉專志理學使領袖書生為宜知白
長余三十歲有疑必就質焉而不敢友也因從

李忠簡公文溪存藁卷之五終



文溪卷五

十一



